

# 春风秋雨

吕建中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 春 风 秋 雨

吕 建 中

人民日报出版社

# 春风秋雨

吕建中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9.75 字数 210千字

1989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定价 3.50元

ISBN7-80002-181-5/I·68

## 前 言

我从小在胶东农村群众哺育下成长起来。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一直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满怀热情地生活在群众之中。收入这集子的七十几篇文章全是来自群众的第一手材料，其中二十几篇写于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五十几篇写于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人民日报》，少数几篇发表于其他报刊杂志，《随军日记摘编》是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初次发表。

不无遗憾的是，正当我精力充沛满怀抱负之时，被迫搁笔近二十年。可我毕竟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那极其困难的年月，我对革命事业从未失去信心，我依然心胸开朗地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得以重返新闻战线，尽管华年已逝，我仍然全身心投入新时期的改革洪流，想把失去的时间全找回来。

最近，我的孩子们热情为我作了六十六岁寿辰，他（她）们祝愿我“六六大顺”，健康长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发挥余热。孩子们的心是纯真的，我不会使他们失望，我将为所有孩子的美好明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大半生投入新闻战线的心血能在这本书里留下一点痕迹。我的

水平低，文笔又拙，文章中的缺点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热诚期望亲爱的读者予以指正。

**作 者**

1989年9月于北京

# 目 录

## 第一辑

|                |        |
|----------------|--------|
| 迎春花开.....      | ( 1 )  |
| 黄河风涛.....      | ( 5 )  |
| 太行歌声.....      | ( 9 )  |
| 高凌山.....       | ( 13 ) |
| “仙境”童心.....    | ( 20 ) |
| 豇豆汤记.....      | ( 29 ) |
| 新疆风情           |        |
| 火洲小镇.....      | ( 33 ) |
| 天鹅之乡.....      | ( 36 ) |
| 天山牧羊人.....     | ( 39 ) |
| 荒漠观野兽.....     | ( 42 ) |
| 红柳和胡杨.....     | ( 48 ) |
| 乌孙山下.....      | ( 52 ) |
| 伊犁河畔的俄罗斯人..... | ( 55 ) |
| 在冰川脊背上.....    | ( 57 ) |
| 齐鲁花束           |        |
| 菏泽牡丹.....      | ( 60 ) |

|                          |         |
|--------------------------|---------|
| 处处花香家家春·····             | ( 62 )  |
| 海滨晨曲·····                | ( 64 )  |
| 五朵金花·····                | ( 66 )  |
| 战斗的春天·····               | ( 68 )  |
| 欢乐的草原农庄·····             | ( 74 )  |
| 父女俩·····                 | ( 79 )  |
| 信·····                   | ( 85 )  |
| 友谊的花朵·····               | ( 88 )  |
| 那里原先只有六户人家 ·····         | ( 92 )  |
| 山西洪洞大槐树·····             | ( 95 )  |
| 兄弟 ——回乡日记之一·····         | ( 99 )  |
| 金马驹 ——回乡日记之二·····        | ( 103 ) |
| 除夕 ——回乡日记之三·····         | ( 107 ) |
| 老来少 ——回乡日记之四·····        | ( 110 ) |
| 罗三嫂 ——回乡日记之五·····        | ( 113 ) |
| 李时铎 ——回乡日记之六·····        | ( 118 ) |
| 坟前 ——回乡日记之七·····         | ( 122 ) |
| 三访平原·····                | ( 126 ) |
| 随军日记摘编 (1947—1949) ····· | ( 130 ) |

## 第二辑

|                |       |
|----------------|-------|
| 渤海湾上胜利花·····   | (142) |
| 胶东风云录·····     | (150) |
| 黄河故道行          |       |
| 焦裕禄精神又回来了····· | (157) |

|                   |       |
|-------------------|-------|
| 万绿丛中一明珠·····      | (161) |
| 汉时黄沙今朝绿·····      | (164) |
| 千里故道麦浪滚·····      | (167) |
| 春满乳山·····         | (169) |
| 社会主义中国农民多么自豪····· | (173) |
| 大曲村农话·····        | (177) |
| 从“逍遥王”到企业家·····   | (180) |
| 他的眼睛在群众中·····     | (184) |
| 徂徕山上不老松·····      | (188) |
| 老英雄新传·····        | (191) |
| “中国的029精神”·····   | (194) |
| “白老虎连”里的孪生兄弟····· | (198) |
| 今日“樊吟”·····       | (201) |
| 曲阜探古·····         | (203) |
| 武陵三章              |       |
| 走出夜郎国·····        | (210) |
| 鳌峰烛塔红·····        | (212) |
| 群峰披绿  桐花满山·····   | (214) |
| 柴达木探宝·····        | (216) |
| 两面红旗·····         | (219) |
| 黄泛区农场的年轻人·····    | (221) |
| 淮河新曲·····         | (230) |
| 土改翻身乐·····        | (236) |
| 伏牛山民兵剿匪记·····     | (240) |

### 第三辑

|                 |       |
|-----------------|-------|
| 让农民对我们说真心话····· | (243) |
| 重要的一课·····      | (248) |
| “川气出川”工程真相····· | (255) |
| 经验主义在河南的破产····· | (262) |
| 南乐枪杀案探源·····    | (267) |
| “旧马新轭”话采访·····  | (271) |

### 第四辑

#### “一线两口”连欧亚

|                   |       |
|-------------------|-------|
| ——陇海—兰新经济带纪行····· | (277) |
| 兴建中的东方“鹿特丹”·····  | (278) |
| 苏北，由穷变富的机遇到了····· | (281) |
| 陇海铁路从此名副其实·····   | (283) |
| 我国最大的联合市场·····    | (285) |
| 雄关古渡连陇兰·····      | (287) |
| 重开现代“丝绸之路”·····   | (290) |
| 从坐等“上钩”到主动出击····· | (292) |
| 兴河西之利，济陇东之贫·····  | (294) |
| 新疆，到处热气腾腾·····    | (296) |
| 一举数得的大事·····      | (299) |
| 多姿多采的旅游线·····     | (301) |

## 迎 春 花 开

寒冬腊月，黄土岗的迎春花开了。

北方的迎春花原本是伴随着春光开在野地里的，匠心独运的花农却叫她赶到春前开放，就更受人喜爱了。多年来人们常在立春前夕把迎春花馈亲赠友，是一份别有情意的上好礼物。上年纪的人喜欢买来一盆置于床侧，好留住早临的春光。

这天，一阵飞雪过去，风还在拚命扯着树枝儿吼叫，象是对春之将临不甘心似的。我冒着严寒爬过一个土岗，眼前闪出一排排耀眼的花幢。一位老农指给我，门楣挂个小牌牌的一幢就是花卉生产组。跨进门坎，顿觉神清气爽，温暖如春，眼前是一片绿色世界。几个花农象抚育自己的儿女，正把一棵棵幼小的花秧移入花盆。

相邻的花幢子大半是木本花卉，茶花绽出了火红的瓣儿，玉兰树有一丈多高了，紧挨着月季花的是200盆茉莉。老花农说，早年这里数茉莉花名气大，多的时候总有五万棵，一天能摘几百斤花，一色儿将开未开的花骨朵，趁时送到茶厂往茶箱里一闷，刚好张开嘴儿，一股子香气全钻进茶叶心里去了。所以人说北京不出产茶叶，可北京茉莉花茶是顶有名的。

我问：“听说你们这里培育了好多迎春花，是吗？”老花农转身指指东墙根说：“那不是！”我定睛一看，果有数百棵拖着长枝条的迎春倚墙而立，人们把她们比做披着长发

的姑娘。我笑问道：“就叫她们这样披头散发的出嫁吗？”老花农风趣地说：“不，还没梳洗打扮呢，我们这里只管把她们抚养大，前面幢子里王师傅是管梳洗打扮的，你去看看就明白了。”

我绕过两座花幢，走进尽南头的一幢，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室内格外明丽、清新，各色的盆花安排得十分整齐和谐。架子上盛开着淡红花的仙人指在向人招手，背后衬着几十盆笑容可掬的西蕃莲，远处水池边是大朵大朵的一品红，恰似一片红霞透过玻璃幢子映落在枝头。依次排下来的是天冬草，君子兰，四季海棠，水仙等等。就在这众花簇拥的花幢中央最明亮处，端放着十几盆庄重淡雅的迎春花。她们经老花农的精心打扮，挽起发髻，廓清眉宇，挂着初绽的嫩黄花朵，大大方方地迎接客人。

我轻拨花枝，缓步走到花幢尽头，一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的老人，正挽起袖口深情地端详着一株披着长发的迎春。他就是七十开外的老花农王宝仁。

王师傅自小是个苦人，十五岁到城里护国寺花厂学徒。掌柜说：你送花吧。他就成天担着两个百来斤的篮子给人家送花。送花须得识花，小宝仁一天辛苦下来，夜晚就守着花房背花名儿。有一回他给一户官家送花，官少爷怪他错报了花名，少付钱不说，还狠狠踢他两脚，回来掌柜又扣了他三天薪水。又一回给一个洋人太太送花，洋太太硬说宝仁的破衣襟把花给弄脏了，这女人用脚践踏鲜花，嘴里直骂他穷鬼，穷鬼！从此宝仁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自己的，值不得打扮它。

到了1949年，北京城解放了，紧接着乡下土改，王宝仁一下子从奴隶变成了主人。他是村里第一批共产党员，他懂

得了自己的任务是砸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后来，党支部又叫他转到鲜花生产队，他又开始用双手培育鲜花打扮自己的世界了。他和同伴们一起培育的鲜花异木不下两千个品种，美化了千千万万个公共场所和幸福家庭，他倾注心血培育的迎春花，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猛然袭来，硬要鲜花队破“四旧”，“砸烂花盆闹革命”。王宝仁迷惘了，鲜花怎么就成了“四旧”？婚礼上的鲜花象征着幸福，向先烈献一束鲜花是寄托革命哀思，文化少了鲜花黯然失色，世界上没有鲜花还象个什么世界！

王宝仁默默地抵制着，挣扎着，他竭力想叫鲜花逃脱灾难。好容易挨到1975年冬末，正是迎春花含苞欲放的时候，突然王宝仁被叫到公社，说上面下了命令，限期解散鲜花队，鲜花统统销毁，说是要刹“右倾翻案风”，不许“资本主义回潮”。王宝仁意识到灾难临头了，他们要下毒手了。果真不到一个月，鲜花队被洗劫一空，上千种鲜花无一幸免，两丈多高的玉兰树连根刨掉。这简直是剜了王宝仁的心！他夜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到底是一伙子什么心肠的人？过去听老人说，当年丰台十八村花神庙会上得罪了西太后的宠臣，鲜花遭了一场劫，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来折腾了一回，可是哪一回也不象这回毁坏得彻底。这伙魔鬼实在是太狠毒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就这样全完了！年近古稀的王宝仁暗地里流了好儿回眼泪。

时转星移，又过了两年，“四人帮”垮台了，又开了三中全会。党支部告诉王宝仁说，中央有新政策了，叫他立刻和同伴们着手恢复鲜花队。王宝仁不胜惊喜，但喜中又有

疑。他先把暗中藏下的五个仙人球、两盆燕子掌拿到鲜花队来，这是最有生命力的根苗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支援他们，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新侨饭店，还有一些家庭养花人，陆续地送来了花根花秧，又派人到南方找来米兰、金钟、千日莲，从洛阳、山东移来牡丹和月季，从日本引进了茶花、瑞香、红杜鹃，鲜花队又一天天兴旺起来。王宝仁更没有忘记迎春花，他想方设法搜集来了根和枝条，精心地插扦，繁殖，两年的工夫，几百根插扦如今已长成“披着长发的姑娘”了。一天，支书从市里开会回来，特意找到王宝仁说：“老王呀，稳住心干吧，这回，拔了根了。”王宝仁不解地问：“拔了什么根？”支书说：“左根。”王宝仁愣了一阵，土改的时候打倒封建地主叫拔穷根，“拔左根”这词儿还是头一回听说。支书见他发愣，就叫他回想回想前些年为什么折腾得花儿无主，人心不宁！这一开导，王宝仁明白了。他想起土改时党叫拔了穷根栽富根。穷根倒是拔了，可是这些年总是批呀斗呀的，闹得人们心神不定，富根就始终没栽牢。“四人帮”垮了，审判了，党中央又把“左根”拔掉，这回心里可就踏实了。

第二天王宝仁头一个披着晨曦来到鲜花队。他掰着指头算算，到立春只有十来天了。他想着今年的春天不比寻常，买迎春花的人是要胜过往年的。培育了两年的迎春花今年正好应时，他感到这是自己多年来最得意的一桩事了。他脱下棉衣，挽起袖口，一口气修整好十来盆迎春花，然后摆到自己认为是最适当的位置。又过一天，就是我访问的那天，他又起了个大早，继续打扮他的迎春花。

(1981年)

## 黄 河 风 涛

1988年，初秋。

我趁在洛阳参加陇兰经济促进会的机会，驱车三访吉利区白坡老黄河渡口。

这里是洛阳市一个新兴工业区，沉沉陇海铁路和滔滔黄河平行地由此穿过，焦枝铁路和长虹似的黄河公路桥由东西两侧横跨其间，辽阔的北郊原野上，工农业景物色彩斑斓，风光如画。我尽情地吸着清爽气息，回忆着前两次会见白坡老黄河渡口那位可敬的风云人物——李明清的动人情景。

第一次会见虽然过去了整整40年，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8年7月17日，我随军南下途经这个三百来户的白坡村，当时载运大军渡河船队的总指挥就是23岁的村长李明清。他，一双火暴眼睛，一脸倔强不屈的神态，像是全身有永远使不完的力气。那时他告诉我，他从小跟父亲在这渡口学撑船，后来又在逃荒中跟叔父学打铁。解放前夕，他是白坡的第一批地下党员。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在这渡口坐过他撑的船。他说他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身穿浅灰色土布军装的刘伯承司令员，健步来到渡口，抓起一把河滩土，以亲切而坚定的语气嘱咐他说：“老百姓受了多年苦，现在要全国大反攻了，这里从此永远是人民的天下了，你们要领导群众在这黄河滩上栽树，种大豆、花生，既备

战，又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当夜大雨，李明清光着膀子指挥七条大木船，把我们新闻大队送过咆哮的黄河，进入解放不久的洛阳小憩，再向中原山区进发。

第二次相见是半年前的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按当年的随军日记找到了白坡，而且幸运地见到了被人们亲切称呼为“老文书”的李明清。他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只是鬓发苍白，不幸得了偏瘫症，在家休养，给年轻的支书当参谋。从攀谈中得知，他患高血压，可他从不顾惜自己的身子，领着大伙在黄河边挖了100亩鱼塘，第二年就向首都提供了500斤金鳞红尾鲤鱼。他帮着装完车，累得大汗淋漓，回家路上忽觉眼前一阵发黑，晕倒在地，落下个偏瘫症。可他不甘心从此呆在家里无所作为，便每天早晨挣扎着到黄河边锻炼，一心争取康复了再大干一场。

第二天凌晨，我来到村头他家门口，远远望见他拄着拐棍一颠一颠地向河边走，我赶上去和他一起走到离老渡口不远的一段石堤上坐下来。老李点上一支烟，深情地望着老渡口，然后用深沉的语气说：您看这黄河水，常有风浪，可它总打着漩儿一直朝前流；我这几十年走过的路也是这样，1958年我在乡里工作，乡里领导上报粮食亩产八千斤，我说那是瞎胡吹，上骗中央，下害群众。有人说我是右倾分子，斗完了，又撤职，我回村和群众一起开发黄河滩。后来又叫我当村支书，我领着大伙办水利，引黄灌溉，粮食产量一年就翻番。“文化大革命”一来，又说我以生产压革命，我成了白坡“最大的走资派”，几个造反派要我交权，我说你连党员都不是，不能交！他们便硬赶我和群众到河滩上“劳动改造”。我想，这正好实现当年刘伯承司令员对我的嘱托，我

在这里带病坚持干了3年，开荒栽下了这几万棵树，如今已大半成材了……

稍停一会儿，他又压低声音说：唉！不瞒您说，有件事一直揪着我的心，那三年我在河滩上支锅做饭，不能回我近在眼前的家，多年跟我担惊受怕没过一天舒坦日子的老伴只能站在门口瞅一眼我这个‘囚犯’，后来她，她竟得了癌症丢下我走了，连一句最后的话也没能跟我说。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禁不住面对滔滔黄河水，呜呜哭出声来！可是，当我们谈到改革开放，谈到陇兰经济带的开发和前景以及洛阳对开发陇兰带日益发挥的中心城市作用的时候，老李突然两眼发亮，伤心的神色顿消，他边擦泪眼，边领我走向一片幼树林，用拐棍支撑着身子，向四周指指点点地说：您这算说到我心里去了，您看，靠黄河大桥那百亩鱼塘里的鲤鱼肥着哩，渡口那边三千亩河滩水浇地小麦、黄豆和花生年年好收成，您再看河心岛上那一大片毛白杨长得多壮实，唉！只可惜里头那群牛没上心的人照管，如今剩下没几头了。我日夜琢磨着，尽快把脚下这一百多亩幼林和草场利用起来，办大牧场，办加工厂，陇兰经济带一开发，洛阳地上的陇海铁路连着焦枝铁路和黄河，天上的飞机通着全国，洛阳又是九朝古都旅游胜地，白坡的发展前途大着哩！要是刘伯承司令员活着能再来看看……唔，不说这了，您跑的地方多，经多见广，我托您办两件事，您答应不？我连声应诺，他提高嗓门说：

“好，第一件，您知道，白坡的变化来之不易啊，可上边有些干部把革命老传统都丢了，呆在上面图享受，谋私利，还挖农、坑农，您见了面问问这些人忘没忘战争年代的艰难？他们今后还吃不吃粮，穿不穿衣？第二件，您费心给我找找门

路，弄些良种奶牛和新疆细毛羊来，还要常把开发陇兰带的信息多给我透露些，行不行？”……我满口答应尽力照办。他满意地点点头，笑望黄河上空那一群群欢叫的海鸥，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了。

时隔半年，这回，我心里象怀着一团火跑来给他透露信息，并告诉他我这次新疆之行，将给他办细毛羊的事。我一进院就喊：“老李！”没人应声，进屋，依然静悄悄的，兴许是他身体康复又去黄河滩了？正疑惑间，他儿媳从西屋出来，沉着脸说：“俺爹他，他刚过世七天！”“啊！？……”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的心不禁猛一缩，凝视着墙壁上老李的遗像，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几位村干部和老李的儿子接着都来了，说这半年来白坡的工农业又有发展，集体添置了两辆卡车，个体户的手扶拖拉机有上百辆，又盖了一百多幢红砖瓦房。大伙交口称赞“老支书”身残志不残，成天撑着病身子往河滩上跑哇，还给大伙讲如何加快发展白坡经济，硬是把自己累死了。他临终前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您，念叨着办牧场和加工厂的事。

我怀着沉痛而又激动的心情来到老黄河渡口，耳听黄河风涛，追忆着一幕幕往事，似有所失，又深有所得……

愿我们现实生活中再多一些李明清精神吧。

(1988年)